

·中华再造善本提要选刊·

编者按:本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连续刊出馆藏善本书叙录,为揭示馆藏起到积极效果。今将“中华再造善本”宋金元编各书所写提要选刊于此,以飨读者。首先刊出别集中宋刻唐人文集和金、元刻唐人文集之提要,以后顺序刊出宋刻宋人文集和金、元刻宋人文集之提要。这些别集以国家图书馆馆藏为主,提要内容侧重版本分析和递藏信息。并求教于方家。

宋刻唐人文集(一)

李 致 忠

骆宾王文集十卷 (唐)骆宾王撰 宋刻本(卷六至十配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清)黄丕烈、顾广圻跋。框高 18.7 厘米,宽 11.2 厘米。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

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今浙江金华)人。他的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特别是他的卒年,更是歧说并出,莫可确认。1978 年 11 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杨柳、骆祥发合著的《骆宾王评传》,说他生于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619),卒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享年六十八岁。其说考证详实,推理有据,似可取信。《旧唐书·骆宾王传》说他“少善属文,犹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文明(648)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

王之词也。”《新唐书·骆宾王传》说他“七岁能赋诗。初为道王府属。……历武功主簿。裴行俭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不应，调长安主簿。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快快不得志，弃官去。徐敬业乱，署宾王为府属，为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两者大同小异。骆宾王因七岁能诗，故有神童之名。骆诗取材宏赡，立意整肃，构思精审，言志缘情，义归风雅，有血有肉，独具艺术风格。骆文雄奇恣肆，挥洒自如，抒情强烈，叙事明晰，议论酣畅，同其诗风相一致。与当时王勃、杨炯、卢照邻齐名，号为初唐四杰。

骆宾王因参与徐敬业谋反，并写下著名的《讨武曌檄》而获罪。公元705年，中宗李显复皇帝位，改年号为神龙元年，史称大唐龙兴。中宗复位后，对武则天时的很多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对二十一年前徐敬业谋反作乱之事也重新做了处理：“扬州构逆徒党，唯徐敬业一房不在免限，余并原宥。”骆宾王亦在宽限之内，并降敕搜访宾王诗笔。而承担搜访骆氏佚文任务的，是山东兖州人郗云卿。郗云卿与骆宾王可能有桑梓之谊，熟悉骆氏为人及著述情况。骆宾王在“四十九仍人”之前，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齐鲁，所以在诗文中一再称自己是“淹中故俗”、“稷下遗氓”，把齐鲁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这大概是朝廷派郗云卿负责搜求骆氏遗作的内在原因。郗云卿到底搜集到多少骆氏诗文，史未明书。郗氏只在原序中说“所载者即当时之遗漏，凡十卷。”这大概是传世最早的骆氏文集的规制。《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骆宾王文集》，也都是十卷，可见在唐代骆氏文集的传本就是十卷本。

《骆宾王文集》在唐代以什么形式流传，难以稽考。北宋曾经有过刻本，但早已亡佚，亦难以言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六著录有《骆宾王文集》十卷，谓“又有蜀本，卷数亦同，而次序先后皆异。”显然陈氏据以著录的底本不是蜀刻本，而是另一个宋刻本，所以才特意说明“又有蜀本，卷数亦同，而次序先后皆异”。但陈氏当年所著录的那个版本，今也久不存世。现存最早的刊本《骆

集》，就是现在据以影印的这个南宋初年四川眉山地区刊本《骆宾王文集》。此本第一卷收赋三篇；第二、三、四、五卷收录的都是诗；第六卷是表启；第七卷是启书；第八、九、十卷是杂著。

四川眉山地区刻印的唐人文集，完成于两个时间段，形成了两个版本系统。一为十一行本，约刻于南北宋之际，今存骆宾王、李太白、王摩诘，日本还藏有一种，凡四集；一为十二行本，约刻于南宋中叶，今存孟浩然、李长吉、郑守愚、孟东野、元微之、欧阳行周、皇甫持正、许用晦、张承吉、孙可之、司空一鸣、刘文房、陆宣公、权载之、韩昌黎、张文昌、刘梦得、姚少监、杜荀鹤等十九集。此本《骆宾王文集》，即属南北宋之际眉山地区所刻唐人文集中的十一行本系统。宋讳缺笔至邁、沟等字，沟有避有不避，表明其刻已届南宋初年。

此本钤有“汲古阁”、“宋本”、“甲”、“开卷一乐”、“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蓑”、“汪印士钟”、“三十五峰园主人”、“宋存书室”等印记，表明此书自明末迭经名家收藏。今藏国家图书馆。

杜审言诗集一卷（唐）杜审言撰 宋刻本。框高 17.1 厘米，宽 12.7 厘米。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

杜审言（约 646—708）字必简，唐河南巩县人，祖籍湖北襄阳，晋征南将军杜预远裔，唐诗圣杜甫祖。高宗咸亨元年（670）擢宋守节榜进士第，为隰城尉。详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新唐书》本传说他“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又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累迁洛阳丞，坐事吉州司户。及武后召还，令赋《欢喜诗》，武后叹重其文，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初坐交通张易之，流峰州。人为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卒。太学士李峤等奏请加赠，诏赠著作郎。审言工五言诗，善书翰。

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两《唐书》均有传。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杜审言集》十卷，但到元代辛文房编《唐才子传》时，则说杜审言“有集一卷，今不传，但传诗四十余篇而已”。《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著录《杜审言集》一卷，但亦谓“集有诗四十余篇而已”。证明宋时所谓《杜审言集》，其实就是《诗集》，诗篇只有四十余首。《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著录《杜必简集》一卷，并谓：“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甫之家传有自来矣。”《宋史·艺文志》不见著录。今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只著录《杜审言诗集》一卷，并且孤本仅存，其文集亦不见著录。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其集远在宋代盖已失传，惟存此诗集。

观此本《杜审言诗集》的版式规制、行款字数、字体风格、镌刻刀法，与其他有实证的南宋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起陈宅书籍铺所刻其他唐人诗集，极为相似，因疑其亦为宋刻书棚本。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谓南宋“临安城中御河，河有棚桥，有长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这一带书坊刊的书，藏书家称为‘棚本’。以陈宅书籍铺为最著名。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宅书籍铺，或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又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亦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亦作陈宅经籍铺。陈解元宅在棚北睦亲坊巷口，所以上述各种称呼，实均指陈起父子一家书铺。刊书可考者三十二种”。此本《杜审言诗集》便是张氏可考知的三十二种之一，因此大体推断此本亦是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盖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入。陈起是南宋江湖诗人，以在临安开书籍铺，经营刻书、售书为业。他自己是江湖诗人，颇有诗才，因而刻了很多有才气诗人的诗集，故有诗说他“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可见其所刻唐人诗集之多。

此本钤有“大有”、“顾元庆”、“吴郡顾元庆珍藏印”、“顾千里经眼记”、“东郡宋存书室珍藏”、“杨氏协卿生平真赏”、“周

暹”等印记。大有是明代顾元庆的字。明王穉登《顾大有先生墓志》谓：“顾元庆字大有，吴之长洲人，家阳山大石山下，学者称之为大石先生。”此书有他的藏书印，表明此集明朝时就已经名人收藏。今藏国家图书馆。

常建诗集二卷（唐）常建撰 宋刻本。框高 17.4 厘米，宽 13 厘米。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

常建，里籍不详。开元十五年（727）擢王昌龄榜进士第。殷璠《河岳英灵集》于常建评谓：“高才无贵位……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时间盖在天宝十二年（753）以前。可见其仕途不顺，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唐才子传》谓：“建属思既精，词亦警绝，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旨远典僻，能论意表，可谓一倡而三叹矣。”《四库全书》所收《常建诗》卷尾有《常建诗附录》一则和明末毛晋《常建诗跋》一篇。毛跋称：“丹阳进士殷璠选《河岳英灵集》，起甲寅，终癸巳，上下四十年，品藻二十四人，撰录二百三十四诗，叙云‘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竦，终无取焉。’唯以建诗一十五首列于卷端。”可见常建诗所表现出来的才情与地位。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常建诗》一卷，《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著录《常建集》一卷，并谓：“欧阳永叔尝爱‘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诗也。”《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九只著录《常建集》一卷，其他未有详明记载。

传世宋刻《常建诗》见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第六，谓“书二卷，计诗五十七首。上卷末刻‘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即陈道人书坊也。《唐书·艺文志》载建集一卷，《书录解題》尚仍之。此本乃陈起宗之书肆所镌，作二卷，盖其所分。”就是说当年天禄琳琅藏有一部南宋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起陈宅书籍铺

所刻的《常建诗集》。

现在我们据以影印的这个底本，版式规制、行款字数、字体风格、镌刻刀法，都与有实证的南宋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所刻唐人文集极为相类，与当年天禄琳琅所藏的那一部陈宅所刻《常建诗集》盖亦相同，因疑此本也出于陈宅之手。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对陈起刻书情况述之甚详，可以参见。《四库全书》所存《常建诗附录》谓：“《河岳英灵集》云‘高才无贵士’，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足见常建也是一位怀才不遇的诗人，亦恰在陈起同情的诗人范围之内，故刻其诗，扬其名，亦在情理之中。所以推断此本亦是南宋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所刻，可能性较大。

此本钤有“顾千里经眼记”、“东郡杨绍和彥合珍藏”、“周暹”等印记。今藏国家图书馆。

王摩诘文集十卷（唐）王维撰 宋刻本，（明）袁褧题款，顾广圻跋。框高 18.3 厘米，宽 11.2 厘米。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

王维（701—761，一作 698—759），字摩诘，郡望山西太原祁县，后随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开元九年（721）擢进士第，授太乐丞，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又曾为河西节度判官。天宝时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禄山陷长安时被俘获，押解洛阳，迫受伪职。乱平后，肃宗乾元中（758—760）复拜给事中。迁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以诗名于开元、天宝间，犹长于五言诗，与孟浩然齐名，世并称“王孟”。《许彦周诗话》称：“孟浩然、王摩诘诗，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王摩诘早期写过一些边塞、任侠、咏史之诗，表现出政治上的进取精神；后期由于对政治的失望，作品题材则转向描绘山水田园和隐居生活为主。维尝得宋之问旧园

辋川别墅，晚年即与其弟王缙同居于此，吟诗作画，参禅奉佛，过上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因而也写了一些吟咏佛教禅理的作品。王维由于集诗、画于一身，写诗多画境，作画富诗情，故后人常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或“有声之画，无声之诗”来称誉他高深的诗、画造诣。

宝应二年（763），唐代宗李豫下诏搜求王维诗文，其弟王缙奉旨搜编。正如缙进书表所云：“中使王承华奉宣进止，令臣进亡兄、故尚书右丞维文章。恩命忽临，以惊以喜，退因编录。又窃感伤臣兄……乘兴为文，未尝废业，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虑零落诗笔，共成十卷，今且随表奉进。”因知十卷本的王维文集是其弟王缙搜编的。

宋刻王维诗文集见于著录的有《王摩诘文集》、《王右丞集》或《王右丞文集》等，均为十卷本。此本《王摩诘文集》后有清顾千里长跋，谓：“予读《文献通考》引《书录解题》云：‘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而此集编次犹无伦。’乃悟题‘摩诘’者，蜀本也；题‘右丞集’者，建昌本也。……《直斋》所称‘蜀本六十家唐集’，世无完书，大兴朱氏椒花吟舫有若干家。《权载之》五十卷，嘉庆某年刊行；《张说之》三十卷，江都汪梦慈为予写其副；其余闻尚有《王子安》等，而未审。他则《李太白》三十卷，康熙中缪氏刊之；《骆宾王》十卷，曾在小读书堆，后刊于扬州。”顾氏这段跋文，先是自己搞混了，其后也误导了很多。他将两个系统的蜀刻唐人文集混为一谈，将《直斋书录解题》谈《王右丞集》的意见移来说《王摩诘文集》，因此越说越糊涂。权载之、张说之文集的蜀刻本，属十二行本系统，约刻于南宋中叶，与此本《王摩诘文集》无涉。《中国版刻图录》谓：“传世蜀本唐人集有两个系统，一为十一行本，约刻于南北宋之际，今存骆宾王、李太白、王摩诘及日本尚藏一种，凡四集；一为十二行本，约刻

于南宋中叶……”这两个系统虽然都刻于四川眉山地区，但两者并不相干，《唐六十家集》指的是南宋中叶所刻十二行本唐人文集，不能用它来套用、解释十一行本系统唐人文集。《中国版刻图录》于此本《王摩诘文集》有如下描述：“顾广圻据《直斋书录解題》定为蜀本，观版式刀法，与《李太白集》、《骆宾王集》如出一辙，知为蜀本无疑。宋讳‘构’字不缺笔，前人定为北宋本，大致可信。”这个意见十分精到，因定此本为“北宋末年四川眉山地区刻本”。

此本钤有“子京”、“项墨林鉴赏章”、“袁氏尚之”、“顾印千里”、“汪印士钟”、“艺芸主人”、“以增私印”、“子协卿”、“绍和”、“宋存书室”、“彦和”、“彦和珍存”、“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周暹”等印记，表明此书自明代以来迭经名家收藏，流传有绪。今藏国家图书馆。

刘文房集十卷（唐）刘长卿撰 宋刻本。框高 20.3 厘米，宽 14.4 厘米。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存六卷（卷五至十）。

刘长卿（？—789 或 791）字文房，唐河间（今属河北）人，一说宣城人，河间为其郡望。少读书嵩山。后移家鄱阳。唐天宝（742—756）六至十一年擢进士第。代宗广德（763—764）中官监察御史，后为长洲县尉，因事下狱，贬南巴尉。代宗大历（766—779）间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又被诬再贬睦州司马。《中兴间气集》说他“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即指此。德宗建中（780—783）中，官终随州刺史，故世称刘随州。

刘文房以诗驰名于上元、宝应（760—763）间。他长于近体，尤工五律，权德舆谓其为“五言长城”。清卢文弨题云：“随州诗固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牢笼众美，然其含情悱恻，吐辞委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擘。众体皆工，不独五

字为长城也。”评论可为参考。

刘文房的诗文集，最早见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刘长卿集》十卷。可证刘集在唐代已经成书，并已是十卷本的规模。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刘长卿集》十卷，其中诗九卷，杂文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刘随州集》十卷，亦是诗九卷，杂著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二十卷，盖析十卷本而成者。

刘集南宋时曾有书棚本流传，清何焯就曾见过南宋刻的书棚本。明、清两代覆刻、传抄的刘集不少，多以南宋书棚本为底本翻雕而成。如明弘治刻本、正德十二年随州汤鏊刻本、嘉靖毗陵蒋氏刻本、清康熙席氏琴川书屋刻本等，就都源自南宋书棚本。另外，明代还有铜活字排印本。然宋刻书棚本久已不知下落，而宋刻流传至今者，唯此蜀刻《刘文房文集》本，虽只残存六卷，但宋时旧第尚可窥见。勘核现存十二行本系统的蜀刻唐人文集，其版式行款、字体风格、印纸墨色如出一辙，因疑其为断代总集丛刻之散出者。据程有庆考证，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五，出现了《唐六十家诗集》一名，但未说明由谁在什么地方出版。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王右丞集》提要亦称：“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王楙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卒于南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福州福清人，所著《野客丛书》分门类聚，钩隐抉微，考证经史百家，下至骚人墨客，佚草佚事，细大不捐。所记《唐六十家诗集》，在他下世前十七、八年已经行世，当为亲眼所见。陈振孙晚他三四十年，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其所谓“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之说，绝非无稽之谈。这就证明南宋中叶四川眉山地区的确刻过一部《唐六十家集》。直到明代杨士奇等核编的《文渊阁书目》，其卷十仍著录两部残宋本《唐六十家诗》，说明历史上确曾有过《唐六十家集》丛刻行世。这个问题一解决，现存宋蜀刻十二行本系统唐人文集的版本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此本《刘文房文集》便是其中的一种。因此，此本亦可定为“南宋中

叶四川眉山地区刻唐六十家集本”。

此本在元代为翰林国史院官书，以其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关防可证。清初刘体仁化公为私。乾嘉以后经陆西屏转为黄丕烈所有。后又归陈揆稽瑞楼，再归铁琴铜剑楼，最后归入国家图书馆。

孟浩然诗集三卷（唐）孟浩然撰 宋刻本，（清）黄丕烈跋。框高 12.5 厘米，宽 14.5 厘米。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

孟浩然（689—约 740，一作 691—约 740），唐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世称孟襄阳。早年隐居鹿门山，年四十游京师，应进士不第。一日，诸名士集秘省联句，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皆钦服。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出为荊州长史，辟为从事。王维亦称道之，并曾私邀入禁林，遇玄宗临幸，浩然匿床下，维以闻。上曰“素闻其人”。因召见，命自诵所为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上曰“不求进而诬朕弃人。”命放归还乡。后王昌龄过襄阳，访之，相见甚欢，食鲜疽发而卒。孟浩然工诗，尤工五言。善写山水田园景色，与王维齐名，后世并称“王孟”。两《唐书》有传。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著录《孟浩然诗》一卷，谓其“所著诗二百一十首，宜城处士王士源序次为三卷，今并为一。又有天宝中韦縠序。”说明《孟浩然诗集》是宜城王士源搜求编辑起来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九著录《孟襄阳集》三卷，谓“宜城王士源序之，凡二百十八首，分为七类，太常卿韦縠重序。”两者在收诗数量上小异。为此，孙猛在 199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郡斋读书志校证》校记中说：“今影印宋本土源序亦云：‘今集其诗二百一十八首，别为七类，分上、中、下三卷。’而毛晋尝藏宋刊三卷本，收诗二百一十首。见《汲古阁书跋》。”可见收诗二百一十首、二百一十八首的两种本子都有。此本收诗二百一十四首。王士源，唐宜城（今属湖北襄阳）人。少好名山，年十八入恒山访

本刊“百期总目及索引”现已出版

《文献》杂志创办 1979 年,至今出版已逾百期。百期以来,积累了大量有丰厚学术含量的论文,本编辑部特制作增刊“百期总目及索引”,以飨读者,以志纪念。其中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百期汇目,插图目录逐期随之,第二部分篇目分类索引,第三部分插图分类索引。第四部分作者索引。力图以不同的检索方式,方便读者查询百期以来《文献》所刊登的论著。

该“百期总目及索引”现已出版,三十二开,定价:15.00 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发行部销售。门市部电话:010-66126156。

道,又游苏门山、王屋山。玄宗开元末年,以《庄子·庚桑楚》为主,并参取诸子而撰成《亢仓子》。天宝四年(745)应征至京师。就在这一年,其所编《孟浩然诗集》成书。天宝九年(750)集贤院修撰韦縠为之作序,并重新缮写,藏于秘府。

《孟浩然诗集》历有刊刻,但传世最早的刻本属宋蜀刻唐六十一家集本,也就是此本。

此本钤有“黄印丕烈”、“百宋一廛”、“汪印士钟”、“闾源真赏”、“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东郡杨绍和印”、“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记”、“李印盛铎”、“木斋”、“木斋审定”等印记。今藏国家图书馆。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